

CONVERSATIONS

一场持续十四年的经典对谈
一次穿越20世纪的诗歌之旅

布罗茨基 谈话录

WITH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美] 所罗门·沃尔科夫 / 著
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 / 译

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都构成了一部
剧作——有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

——所罗门·沃尔科夫

作家出版社

JOSEPH BRODSKY

**CONVERSATIONS
WITH
JOSEPH BRODSKY**

**布罗茨基
谈话录**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美】所罗门·沃尔科夫 / 著
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 /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17-528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罗茨基谈话录 /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美) 所罗门·沃尔科夫著; 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212-0226-7

I. ①布… II. ①约… ②所… ③马… ④刘… ⑤陈… III. ①布罗茨基 (Brodsky) - 访问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1674号

CONVERSATIONS WITH JOSEPH BRODSKY by Solomon Volkov
Copyright © Solomon Volkov 199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布罗茨基谈话录

作 者: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美] 所罗门·沃尔科夫

译 者: 马海甸 刘文飞 陈 方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30

字 数: 302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26-7

定 价: 5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序

编纂《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的最初动机，来源于诗人1978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他当时向美国学生们评介了他喜爱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温·休·奥登。

这些讲座让我很受震撼。很自然地，我很想让尽可能多的受众分享我的感受。我产生了编纂一部“谈话”之书的想法，并向布罗茨基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很快就表示同意。于是，就开始了这项持续了多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这部容量很大的文本。在这本书中，除了关于上述几位诗人的章节外，占据更大篇幅的是一些具有传记性质的章节：关于青少年时代和列宁格勒的回忆，关于“布罗茨基案件”的回忆，关于北方流放和随之而来的流亡西方的回忆，以及关于纽约的生活、各种旅行等等的回忆。

一些章节在布罗茨基生前就曾公开发表。按照原来的计划，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应该是诗人重新回到俄国、见到他的故乡圣彼得堡时的感触。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谈话录”这一体裁很特殊。这一题材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是它在俄国暂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那部经典之作，尽管具有纪实性，可它首先毕竟还是楚科夫斯卡娅本人的日记。

俄国读者还不习惯和自己的诗人们“谈话”。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就是罗斯^①的文学职业化出现得很晚。人们倾听诗人，却不热爱诗人。

埃克曼在1836年出版了他著名的《歌德谈话录》，第二年，在普希金的计

^① 罗斯，一般指彼得改革之前的古代俄国。——译者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告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说诗人“在其伟大生涯的半途之中去世了”，这句话引起了俄国教育大臣的愤怒：“得了吧，哪有这么高的荣誉？难道普希金是一位统帅、一位军事长官、一位大臣、一位国务活动家吗？写点小诗，还称不上是伟大的生涯。”

到20世纪初，随着诗歌的大众市场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已经迟了，因为革命到来了，与革命一同，各种各样的谈话都躲进了隐蔽的地下室。尽管录音机早已存在，可是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扎博洛茨基还是阿赫玛托娃，却都没有留下录音谈话。

与此同时，对话体裁在西方却兴盛起来。这一体裁的源头——《歌德谈话录》，仍独树一帜。其另一顶峰，就是罗伯特·克拉夫特近年出版的与斯特拉文斯基的五部谈话录，这套出色的丛书对我们的文化趣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一体裁的美学也形成了。这里可以提到布莱希特的《难民的谈话》以及贝克特、尤奈斯库的一些剧作。路易·马里亚的电影《与安德烈一起吃午餐》完全建筑在两个真实人物相互交谈的基础上，这部电影的成功表明，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对这一手法感兴趣。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

所罗门·沃尔科夫

目 录

- 代 序 所罗门·沃尔科夫 / 1
- 第一章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童年和少年 / 1
- 第二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 23
- 第三章 被捕，精神病院，审判 / 45
- 第四章 流放北方 / 61
- 第五章 罗伯特·弗罗斯特 / 71
- 第六章 迫害，被逐向西方 / 91
- 第七章 维·休·奥登 / 111
- 第八章 在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 / 141
- 第九章 意大利和其他旅行 / 179
- 第十章 回忆阿赫玛托娃 / 201
- 第十一章 重读阿赫玛托娃的信 / 239
- 第十二章 圣彼得堡：关于未来的回忆 / 259
- 译后记 / 300

Chapter 1

第一章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童年和少年

马海甸 译

沃尔科夫：您生于1940年5月，换言之，一年挂零后希特勒军队就入侵俄国了。您还记得1941年9月开始的列宁格勒围困吗？

布罗茨基：我很清晰地记得这一幕。母亲在积满雪的街道上用雪橇拉着我。晚上，探照灯的光在天空中摸索着。母亲拖着走过空荡荡的面包铺。它位于主颜圣容大教堂附近，离我家不远。这就是我的童年。

沃尔科夫：关于围困，您记得成年人都谈了些什么吗？我记得一些，列宁格勒人尽力回避这个话题。一方面，讨论这所有的不可思议的痛苦实在太沉重了。另一方面，政府不鼓励。换言之，围困是半禁止的话题。

布罗茨基：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记得母亲谈过一些熟人怎么死了，怎样在宅子里发现他们——已经死了。父亲从前线回来，母亲常和他谈这些。他们讨论围困时谁在哪儿。

沃尔科夫：他们谈到列宁格勒围城时吃人肉了吗？这个话题也许是最可怕和被禁止的，谈论它时很恐怖——但另一方面很难绕过它。

布罗茨基：是的，谈过吃人肉，这很平常。父亲还记得1943年年初突破围困时，他参与了这一行动。一年后才彻底解围。

沃尔科夫：您打列宁格勒疏散了吗？

布罗茨基：很短一段时间，不足一年，在切列波韦茨。

沃尔科夫：您还记得疏散后回到列宁格勒的情景吗？

布罗茨基：记得很清楚。童年最可怕的回忆之一是与从切列波韦茨回来时连在一起的。人群在火车站包围着火车。火车启动时，一个残疾老者跟着列车跛行着，试图攀上车厢。车厢里有人向他泼开水。这是“人民大迁徙”中的一幕。

沃尔科夫：您记得1945年胜利日时的心情吗？

布罗茨基：我和妈妈去观赏节日焰火，一大群人站在涅瓦河畔的铸造厂旁。我已记不清自己的心情。在那儿能有什么心情？说来我不过五岁。

沃尔科夫：您出生于列宁格勒哪个区？

布罗茨基：似乎在彼得格勒那边。主要在雷列耶夫大街成长。战争期间父亲在部队。顺便说说，母亲也在部队——在德军战俘营当翻译。战争结束时，我们到过切列波韦茨。

沃尔科夫：后来回到老地方了吗？

布罗茨基：是的，回到原来住的房间。开始我们发现它被查封了。通过与首长和侦缉人员一连串的斗争，后来这间房间又归我们了。应该说，我们有两间房间。母亲的一间在雷列耶夫大街，父亲的一间在加兹胡同，该胡同在奥勃沃德雷运河的拐角上。真的，我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度过了童年。

沃尔科夫：在您的诗中，实际上从一开始，对彼得堡持的就是非传统的观点。这和您童年有些什么关系呢？

布罗茨基：您指的是什么？

沃尔科夫：在您早期彼得堡的诗作中——没有博物馆，只有工厂边缘的城市。

布罗茨基：您在哪儿找到这些诗？

沃尔科夫：比如，举例来说，您的诗《从边缘到中心》，那是您二十多年前写的。您在那儿将列宁格勒描写为“工厂的半岛、作坊的乐园和工厂的欢乐之邦”。

布罗茨基：是的，这是小奥赫塔！的确，我有描写工业的列宁格勒的诗！这是惊人的，然而我全忘了！您知道，我不能谈自己的诗作，因为我不大记得它们。

沃尔科夫：这首诗对于自己的时代也许是个革命。因为它仿佛不存在地重新披露了——至少在诗歌里——列宁格勒的一方。顺便说说，您更喜欢怎样称呼这个城市——列宁格勒还是彼得堡？

布罗茨基：也许是彼得堡^①。对于我，彼得堡——这是宫殿和运河。当然，我的童年令我对工业化的风景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我记得这巨大空间的感受，开阔，挤满某些不很美观、然而笔挺的建筑物……

沃尔科夫：烟囱……

布罗茨基：是的，烟囱，这一切仅仅是新建筑的开始，奥赫塔化工联合企业的景象。新时代的整部诗学……

沃尔科夫：恰恰可以说，它对抗的正是新时代的亦即苏维埃时代的诗学。因为彼得堡村边农舍后面的土地其时已停止描写。当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②这样做的时候……

① 彼得堡的正式名称为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多次更名；1914年之前称圣彼得堡；1914—1924年称彼得格勒；1924—1991年称列宁格勒；1991年之后恢复圣彼得堡的旧称，彼得堡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将“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昵称为“Питер”，这个昵称也只好译成“彼得堡”。

② 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1875—1957），俄国画家，他的画已成为圣彼得堡的象征。

布罗茨基：对，新艺术派！

沃尔科夫：后来这个传统实际上已中断。列宁格勒——在造型艺术和诗歌中——是个很有条件的地方。阅读您的诗，随即想起现实的城市，现实的风景——它的色泽、气味。

布罗茨基：您知道，在这首诗里，我现在记得有这样多的东西，我难以谈论它。这时无论如何不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加以表达。实际上，这是一首有着 50 年代列宁格勒、关于我们青年时代的诗。那儿甚至有瘦裤腿现象准确的反映。

沃尔科夫：……旁边是你的宽裤子？

布罗茨基：是的，完全正确。这似乎是 50 年代美学的尝试。这儿拉入许多东西，包括现代电影，或者是其时我们想象中的现代电影。

沃尔科夫：这首诗可以作为与普希金的《我又重新造访……》辩论来理解吗？

布罗茨基：不，不如说它是迂迴法。但从第一行一切仿佛都置于疑问之中，对吗？我老是待在工业风景区，在列宁格勒这仿佛是市中心的对照。关于这个世界，关于城市的这一部分，关于郊区，这段时间确实没人写过。

沃尔科夫：无论您，无论我，都有好多年没见过彼得堡了。对于我个人来说，彼得堡——就是诗……

布罗茨基：在您来说这是很感人的，但这些诗在我这儿引起的是完全不同的联想。

沃尔科夫：怎样的联想？

布罗茨基：首先，是关于列宁格勒大学宿舍的记忆，那会儿我将一个妞儿“储存”在那儿了。这是小奥赫塔。我总是徒步到那儿去，顺便说，那儿很远。总之，这首诗里主要是——音乐，就是说倾向于某种形而上的结论：您在这儿可曾看到某些重要的、基本的什么？我现在记得这首诗的结尾了——那儿有一种思想……好的，不要紧……

沃尔科夫：您注意到“感谢上帝，我待在没有祖国的大地上”这一行了吗？

布罗茨基：唔……

沃尔科夫：这话似乎是有预见的。它怎么在 1962 年就从您的嘴里蹦了出来？

布罗茨基：喏，这是孤独的思想……了无牵挂的思想。要知道在列宁格勒的地形学中——这到底是很鲜明的分段划界，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巨大差别。我突

然明白了，郊区——这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这是习惯性世界之结束，但这是当然大得多、多得多的非习惯性世界之开始，对吗？原则上思想是这样的，来到郊区你离世界上的一切更远，来到真正的世界。

沃尔科夫：我在这里感觉到某种对彼得堡传统装饰的抗拒。

布罗茨基：我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喏，第一，彼得堡所有的装饰都带有某些疯狂的色调，它很有趣。第二，郊区更合我的心意，因为它赋予我自由自在的感觉。我觉得，在彼得堡最强烈的童年或青年印象与这几乎寻常的天空和某种无限的思想是连在一块的。当这种远景敞开时——它会令你神魂颠倒。我觉得，一些极为出色的事物将会产生于此岸。

沃尔科夫：这就是彼得堡大街远景的历史——似乎是这条长街的结束……

布罗茨基：对！虽则你认识住在这儿的所有人，事先熟稔这儿的一切——当你眺望之际，你仍然不能不同意这种感觉。这种印象极其强烈，当你打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依城堡远眺顺流而下的河岸时。那儿都是起重机，都是荒诞处。

沃尔科夫：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土地……

布罗茨基：对，这是勃洛克发愣的原因。他为彼得堡的日暮而发愣，对吗？他预言这个或那个。其实主要的——不在日暮的色彩，而在远景，在无限的感觉，对吗？无限，总之是某种未知。在我看来，勃洛克试图以自己所有启示录式的认识来驯服这一切。我不想说勃洛克的坏话，但总之这是对彼得堡奇迹平庸的解答，对空间平庸的诠释。

沃尔科夫：这种爱与郊区有关，与您在苏联社会中被挡于局外的地位有关？要知道，您不会踏出大学的道路——中学毕业后——大学，然后是较理想的工作，等等。为什么您会这样？为什么您没有受完教育就离开了学校？

布罗茨基：不知怎的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沃尔科夫：您的母校在什么地方？

布罗茨基：啊，它有好几家！

沃尔科夫：您转过学？

布罗茨基：是的，像换手套。

沃尔科夫：为什么呢？

布罗茨基：部分原因是我时而与父亲住，时而与母亲住。当然多数时候与母

亲住。现在这种种的号数我已混淆不清，我刚就读的学校，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三〇三学校，昔日的“彼得舒列”。革命前这是一家德国学校。培养出大量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到这会儿已成为一家平庸的苏联学校。四年级时不知何故，我离校了——某种天使般的重新分配，事缘我已经属于另一个小区。我转到莫霍瓦亚的一九六学校。我记不清又是什么原因，三年后我转到一八一学校。我在那儿读了一年，这是七年级。遗憾的是翌年我留级了。留级而回到原校就读不免难为情。故而我请父母将我转到父亲居住的地方，奥勃沃德雷运河。好时光这会儿来临了，因为这家学校另有一种成分——真正的工人阶级、工人子弟。

沃尔科夫：您开始觉得在自己人中了？

布罗茨基：对，截然不同的感觉。因为我讨厌这种半知识分子的流氓。不知是那时我有某种阶级感情，还是在这种新学校一切都很朴实。七年级后我打算进培养潜水员的第二太平洋学校。因为爸爸在舰队服役过，我像所有的男孩子，特别眷恋这种玩意儿——您知道吗？

沃尔科夫：肩章、制服、佩剑？

布罗茨基：正是。总之我对海军舰队抱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情。虽然我不知道从哪儿得到它，是童年、父亲，还是出生的城市。一如我所铭记的海军军事博物馆，安德烈旗^①，白幅蓝十字……总之，世上没有比这更漂亮的旗帜！我现在可以这样肯定说！遗憾的是，我的尝试毫无结果。

沃尔科夫：什么妨碍了您？

布罗茨基：民族，第五格^②。我通过考试，进入医学委员会。但一旦查出我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何以他们查了这么久——他们送我去复查。似乎查出我的左眼有散光。虽然我想这构不成什么障碍。总之，事情吹了，但这不要紧。结果我又回到莫霍瓦亚的学校，在那儿又待了一年，但这段时间我对这一切着实腻了。

沃尔科夫：是整个形势令您腻了，还是同龄人，抑或某些教师特别让您厌腻？

布罗茨基：是，那儿有一个突出的教师——他似乎教斯大林宪法。他从军队来到学校，是昔日的丘八。面孔——漫画式的圆脸。喏，正如西方漫画中的苏联

① 沙皇时代海军舰队的旗帜。

② 苏联的人事档案表格民族为第五格。

人：呢帽，夹克，方方正正的两排扣。他极端仇视我。问题在于他是学校的党组织书记。他无情地破坏了我的前程。事情以此告终——我到邮政信箱六七一号的兵工厂当铣工。其时我十五岁。

沃尔科夫：辍学——对于列宁格勒的犹太青年，这个解决方法未免有点走极端。您的父母对此怎么看？

布罗茨基：喏，第一，他们看到，我总归不会有什么出息。第二，我很想工作。家里也缺钱花，父亲时而工作，时而不工作。

沃尔科夫：为什么？

布罗茨基：这是一个乱作一团的时代。古塔林楔入了橡树。在古塔林时代爸爸被撵出了部队，根据日丹诺夫的命令，禁止犹太人升到一定的政工官阶，而父亲已经是三级尉官，相当于少校。

沃尔科夫：谁是古塔林？

布罗茨基：古塔林——这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他原姓朱加什维利。列宁格勒所有的鞋匠都是艾索尔人^①。

沃尔科夫：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绰号。

布罗茨基：您住在哪儿，所罗门？在哪个国家？

沃尔科夫：斯大林去世时我住里加。

布罗茨基：这很清楚。在里加当然不能议论。

沃尔科夫：顺便问一句，难道十五岁可以工作？难道这不违法？

布罗茨基：在某种程度上违法。但您应该知道，那是1955年，还谈不上什么违法。我看来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沃尔科夫：学校不会劝您留下来？他们会说，你在干什么呀，你知道吗？

布罗茨基：可不是，全班都到我家来了。那会儿我在向某位少先队辅导员献殷勤，或我这样认为。我记得，刚回家踏入房间——我家有两个房间，一间稍大，一间稍小——看到几乎全班都坐在那儿，这欲献殷勤之情便全然消失。应该说，这激怒了我。我的反应完全不是在苏联电影中所应该看到的。我毫不感动，相反——失去自制力。当然也不回学校了。

^① 亚述人的旧称，这里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父亲是鞋匠。

沃尔科夫：您不感到可惜吗？

布罗茨基：我想，最终我也不曾失去什么。中学未毕业，便进不了大学等等，这固然有点可惜。我以后尝试通过十年制校外考生的考试。

沃尔科夫：我想，这样的可能性——通过校外考生考试——在苏联是存在的，虽然我还是第一次和利用这种可能性的人聊天。在我看来，当局对这种打算总是酸溜溜的。

布罗茨基：不，如果做了准备是完全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的。总之，我打算获得全部文凭。我以为物理或化学可能不及格，但偏偏及格了。可笑的是天文学不及格。这个夏天我根本没读过天文学。真的碰都没碰。他们问我什么，我就在黑板下走来走去。当然，我的天文学不及格，可以补考。但我是这样的灰心，对这些孩子把戏腻透了。我业已爱上工作，先是工厂，后在地方医院的太平间，继之以地质勘探队。

沃尔科夫：您在太平间干什么？您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布罗茨基：您知道我那时十六岁，产生了想当医生的念头。而且是精神科医生。犹太男孩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在再次出现浪漫的念头后——以极为厌恶、极为难受为开端，也就是说以太平间为开端。我有一个姨妈在地方医院工作，我和她谈到要在太平间找工作，做解剖员的助手。亦即解剖死尸，观察内脏，然后就地缝合，卸下头盖骨。医生据此作分析，下结论。但这一切干不长。问题在于那年夏天父亲患了梗死。他出院后获悉我在太平间工作，当然很不高兴。我离开那儿，应当说不抱任何惋惜之情。不因为职业医生已不复令我惬意，而是这种念头仿佛部分地消失了。因为我已穿上白大褂，对吧？显然，在这种职业中恰恰是它主要吸引了我。

沃尔科夫：太平间的工作不令您厌恶？纯粹生理上的厌恶？

布罗茨基：您知道，我当时无论如何再也受不了了。年轻时你不会想任何形而上的东西，仅有相当多不明确的感觉。比方说，你用肩扛着老太婆的尸体，将它放到一边。她的皮肤发黄，松弛，手指一抠入脂肪层，它便破了。已经谈不上气味。因为多数人死于拉屎之前，一切都留在内脏里了。因此不仅有分解的气味，还有那些难闻的气味。恰恰在嗅觉方面，已经对人构成莫大的考验。

沃尔科夫：连对我这个听者也是一个考验。

布罗茨基：我离开太平间主要是因为那儿发生了肮脏的一幕。医院是地方办的。夏天运来了许多孩子。问题是夏天（这里说的是6月）儿童死亡激增。布鲁氏杆菌在地区内流行，有众多的中毒性消化不良症，幼童特别痛苦；他们吃喝了什么不该吃喝的食物——说牛奶并不对，这就是原因所在。婴儿患病的极多。有一个茨冈人到太平间来，我交给他两个孩子——双胞胎，如果我不曾弄错的话。他一看到他们被解剖了，反应极为激烈，决定就在这儿把我宰了。这个茨冈人手拿刀子在太平间追着我。我则绕着安放用被罩盖着的尸体的桌子走，就是说，让·科克托^①与这种超现实主义比较起来——简直是鼻涕。终于，他抓住我，揪住我的胸脯，我知道要发生什么难以挽回的事情了。我急中生智，抓上一柄外科手术锤——那种用不锈钢制造的——敲在茨冈人的腕关节上。他手一松，坐下哭起来。我也自觉很不好受。

沃尔科夫：喏，那一幕……

布罗茨基：对，那一幕真精彩。最可笑的是，太平间和十字监狱仅一墙之隔。囚犯将纸条从室外扔到我们这儿，人们相互传送着“马儿”。

沃尔科夫：“马儿”是什么玩意儿？

布罗茨基：“马儿”是监狱中联系的方式。传送各种信息和面包、物品的手段。譬如说，您是公子哥儿。您陷身狱中，而谁谁则刚好相反，被释放了，但没衣服穿。这时会有人取下您的皮夹克，然后将破布或袜子或床单编成一条长绳，将皮夹克捆成一团后再系上绳子以后，手从窗栏里探出来，将捆住皮夹克的这团东西晃荡着，直到它掉进另一个囚室的窗门。在另一个囚室则有人伸出手或脚来够。这种传送物品的办法人称“马儿”。我从太平间这一头可以观察到。以后我自己陷身十字监狱，则从另一边看到这一切。

沃尔科夫：离开太平间后您似乎在锅炉房当锅炉工？

布罗茨基：是的。但为时不久——可能就几个星期。这以后到地质勘探队工作去了。

沃尔科夫：您怎么会干上这一行？

布罗茨基：很简单。我想环游世界——哈哈，请原谅。但我完全想象不出实

^① 让·科克托（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擅画。

现这个理想的办法。这时有谁——我已经记不清是谁，可能是父母的熟人——说有一支地质勘探队，我为这件事忙活起来，并且知道地质勘探队每年夏季都开赴野外。那儿自然需要人手。我不但有手，有脚，还有脊背，这都为以后所证明了。我都有。我找到第五地质局，提出自己简单的要求。他们录取了我。

沃尔科夫：这时第五格没有意义了吗？

布罗茨基：噢，没有了！地质学就像一只母鸡，它将所有愿意的人都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地质学成为一个喂养大量孩子的母亲。

沃尔科夫：您动身到哪儿了？

布罗茨基：这儿出了一个小错误。我以为我们将到堪察加。我当然对此发起愣来——正如现在我所记得的——恰恰相反，取代堪察加我们到了白海。

沃尔科夫：这意味着您第一次到北方！那会儿它给了您什么印象？

布罗茨基：好极了。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无可比拟。它在奥博泽尔斯克以北——半原始森林、半冻原。铺天盖地的蚊子！我以后经历过的地质勘探队的一切——我到过西伯利亚、雅库特、远东——和这里的蚊子比起来，实在是幼儿园而已。没有比这更艰苦的地方。所以说它是很好的磨练，对吧？

沃尔科夫：在地质勘探队时那地方有人吗？

布罗茨基：唔，有——杂七杂八的。主要是比奇。您知道什么叫比奇吗？

沃尔科夫：流浪者，他们在美国称“霍布”。

布罗茨基：一般来说是这样。霍布毕竟是比比奇温和得多的部族。比奇——他们死到临头，还匕首随身。

沃尔科夫：您在那儿干些什么呢？

布罗茨基：那阵子在编制比例一百万分之一的苏联地质地图。我们绘制北方地区蕴藏的岩层地图。这是第四纪矿层的地图，亦即离深层不远的土壤层、黏土等等。挖掘探井一到一点五米。我们一天徒步走三十公里，挖四个探井。或者，既然在冻原和沼泽中，就挖一个孔。干脆带着竿子，插入后拔出，看有些什么。那儿照例什么也没有。

沃尔科夫：他们想找什么？

布罗茨基：当然想找铀。以后……才知道我们为啥需要铀。这方面毫无疑问。顺便说说，我在远东找到铀的矿产地——不大，但找到了。

沃尔科夫：这工作很困难吧？

布罗茨基：在原始森林地带，在十分平坦、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溜达。弓着身子走。以后也不能挺直身体。

沃尔科夫：您要扛着什么吗？

布罗茨基：主要是所有的地质仪器。由于是勘探铀矿，所以是剂量测定仪器。首先是用于测量的盖格尔计算器，然后是经改良的仪器，就带着这样出色的衡量这或那种物品放射性程度大概指示的工具。您问我关于北方风景的印象，我完全不从这一点来看它。这样的风景我仅从地质平面图来理会，因此里面全无审美观。

沃尔科夫：您在那儿吃喝些什么？

布罗茨基：吃在篝火上加热的国产肉类罐头，喝水，当然还有伏特加。也喝浓茶，由于地质勘探队在这方面的大试验，故而有基本的定额。喝度数受限制的酒精。一切合乎心意。更准确地说，一切都落到你手中。

沃尔科夫：睡帐篷吗？

布罗茨基：睡帐篷，有睡袋。这一切都归自己搬，用脊背扛。

沃尔科夫：勘探队有女人吗？

布罗茨基：很少。有几个。但在野外性的问题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和看待。

沃尔科夫：怎么回事？

布罗茨基：在这方面情况既简单又复杂。工作当然很繁重，但它不致令你变成无性动物——恰恰相反。从另一方面看，地质勘探队的娘儿们被看作这方面的优秀等级，因为她们与男人干的是同一种工作。你不很明白，究竟她们是否是特别干这个的？抑或相反，所有的道路都通向这儿？

沃尔科夫：那么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布罗茨基：一定的性法典还是有的——如果不是一种名誉，也至少是一种行为。因为如果你想和谁有暧昧关系，那就意味着所有其他人仿佛吃了亏，对吗？这就产生了心理性的微妙差异。

沃尔科夫：甚至比奇也是？

布罗茨基：嗯，勤劳者——他们永远了解自己使命之所在。我们常住到伐木站里，那儿常有些撤销看管的娘儿们。事情由此而起！通常哪儿都不去，只耽上一个晚上，然后开拔，因此这些关系就带来了骗子传奇的性质，无论是就景观